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5 年 1 月 23-24 日)

1、美国卡托研究所：2025 年美国应积极进行人工智能治理

1 月 14 日，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网站刊登研究员詹妮弗·哈德勒斯顿（Jennifer Huddleston）文章《2025 年美国应积极进行人工智能治理》。文章认为，美国在 2025 年应支持宽松的人工智能政策，避免过度监管，以确保技术进步的同时维护全球竞争力。首先，避免因过度担忧而阻碍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在医疗、网络安全等领域展现了巨大价值。政策制定者不应仅仅着眼于防范风险，而是应通过灵活政策支持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法律在解决人工智能相关问题上已发挥重要作用，制定新法规可能会产生意外负面后果。其次，制定全球竞争导向的人工智能政策。人工智能是一个全球竞争激烈的市场，美国需要制定促进技术发展的政策，以确保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地位。过度监管可能削弱初创公司和创新者的竞争力，而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和避免垄断指控是关键。最后，避免各州监管的拼凑破坏创新。各州对人工智能的单独监管可能导致复杂且矛盾的法律环境，削弱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效率。人工智能政策应在联邦层面统一制定，以确保技术发展的连贯。

<https://www.cato.org/blog/new-year-new-ai-policy>

编译：高隆绪

2、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特朗普政府下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能演变

1月17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网站刊登西蒙·J·伊文内特（Simon J. Evenett）、约翰内斯·弗里茨（Johannes Fritz）和托马索·贾尔迪尼（Tommaso Giardini）的合著文章《外强内柔：特朗普政府下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能演变》。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从消费者服务到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带来隐私、公平和安全等深远挑战。企业需要稳定的监管环境以推动创新并吸引投资，社会则希望有效监督人工智能开发，以应对技术可能带来的就业、平等和安全风险。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可能比预期更为复杂。2023年10月，拜登总统签署一项里程碑式行政命令，确立高风险AI系统安全标准，推动隐私保护与反算法歧视，并支持AI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负责任”应用。在国际层面，拜登政府通过参与G7广岛生成式人工智能进程和英国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与盟友合作建立安全基准，解决网络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等跨境问题。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废除该命令，主张以“言论自由和人类繁荣”为核心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然而，其《2025计划》中的政策框架强调减少人工智能监管负担的同时，聚焦国家安全，特别是在贸易执法及

出口管制方面，限制中国获取美国先进技术。若联邦层面放宽人工智能监管，州政府可能填补空白。2024 年，美国 45 个州提出近 700 项人工智能相关法案，113 项已立法。地方立法虽能保护公众利益，但企业需应对复杂的跨州合规问题，或促使联邦政府统一标准。在国际层面，特朗普政府或延续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严格保护，将其视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工具。美国人工智能治理可能在联邦宽松与州级严格间平衡，同时在全球保持技术优势。

<https://www.imd.org/ibyimd/artificial-intelligence/tough-on-the-outside-soft-on-the-inside-the-likely-evolution-of-ai-governance-under-trump/>

编译：高行健

3、美国《政客》：美国限制人工智能芯片出口 分裂欧盟加剧全球技术竞争

1 月 14 日，美国《政客》杂志网站刊登科技记者彼得·海克（Pieter Haeck）的文章《美国对人工智能芯片的限制分裂欧盟》，分析美国最新出台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政策对欧盟的影响。文章认为，美国对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引发欧盟内部的分裂。部分欧盟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将面临对先进微芯片的出口限制。这一决定使得欧盟 27 个成员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格局发生变化，部分国家将被限制获得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芯片，而另一些国家则可以继续自由

购买。这一举措源于欧盟对美国公司，尤其是英伟达等世界领先芯片制造商的高度依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像 ChatGPT 这样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微芯片成为推动这一技术进步的关键。美国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遏制中国获取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能力，防止其在军事领域的滥用。在美国对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分级出口许可系统中，18 个国家和地区将获得无限制的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其余则将面临不同程度的购买限制，西欧国家如法国、德国、比利时等不受限制，而波兰、希腊和卢森堡等国则可能面临不利影响。刚刚宣布大力投资人工智能领域的波兰，可能成为美国新政最大的受害者。尽管欧盟高级官员已就此问题向美国政府呼吁保持出口不设上限，欧盟应将其视为警示，推动自身人工智能芯片产业的发展。文章认为，欧盟此前推出的《芯片法案》虽然是一个积极开端，但在面对美国的最新政策时，仍显得进展缓慢，资金投入不足。文章最后强调，在涉及人工智能技术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一局势的变化可能会加剧国际间的外交紧张。

<https://www.politico.eu/staff/pieter-haeck/>

编译：孙叶秋

4、美国连线杂志：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是一场高风险的博弈

1 月 15 日，美国连线杂志刊登资深记者威尔·奈特（Will Knight）的文章《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是一场高风险博弈》。文

章认为，拜登政府近期出台新的人工智能出口限制措施，试图控制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阻止先进技术流向中国。这是继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为限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之一。新规定聚焦高性能计算集群和前沿模型权重，但标准模糊，导致谷歌、微软、亚马逊 AWS 和甲骨文等美国云服务巨头面临国际扩张受阻、合规成本增加、研发受限等问题，也给企业长期规划带来不确定性。尽管美国的出口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但也促使中国决心自力更生。中国已投入巨资支持本土企业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追赶，并逐步实现国产替代。尽管发展速度稍慢，但中国在人工智能硬件和软件领域仍在持续创新。部分硅谷人士主张在人工智能领域“击败中国”，这种观点源于保守风险投资家和炒作“中国威胁论”的科技公司之间的联系。这种零和思维十分危险，可能影响美国政策走向。人工智能并非一场零和博弈。两国都无法长期保持单方面优势，且人工智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决定性作用尚不明确。全球近半数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与中国有渊源，合作研究对人工智能进步至关重要。打破这种良性循环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导致中国退出多边治理。近期，中国在生成式视频和图像模型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与美国差距正在缩小。美中人工智能竞争升级对全球构成威胁。双方亟需重新审视策略，加强对话与交流，制定共同治理标准，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安全联盟，并鼓励跨境合作。对抗可能导致两败俱伤，而合作则

有望带来繁荣稳定的未来。

<https://www.wired.com/story/why-beating-china-in-ai-brings-its-own-risks/>

编译：刘嘉滨

5、《外交事务》：特朗普必须在拜登的政策基础上巩固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的优势

1月17日，《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由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高级研究员兼布鲁金斯学会悉尼·斯坦学者科林·H·卡尔（Colin H. Kahl）撰写的文章《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暂时领先：特朗普必须在拜登政策基础上巩固优势》。文章认为，美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暂时保持领先优势，尤其在尖端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计算资源（特别是先进半导体）和创新能力上保持领先。但是，不受控的人工智能扩散可能使危险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开发网络或生物武器，同时使威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嵌入审查和监控技术，破坏全球数字生态。拜登政府为人工智能竞争留下一些政策遗产。首先，拜登政府加强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包括限制先进GPU（如Nvidia H100芯片）的销售，并扩大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涵盖更多关键技术。第二，通过与荷兰、日本等盟友的谈判，美国成功限制中国获取关键半导体设备（如极紫外光刻机）的渠道。第三，拜登政府在其任期内推出一套三层全球许可体系，严格限制中国等国家获取高端人工智能技术，

同时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无障碍技术支持。同时，中国技术企业通过软件优化和使用公开模型，突破硬件限制，开发高性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推广“中档”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并扩大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的云计算中心布局。中国通过国家主导的融资和人才培养，增强其在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的影响力。文章建议，特朗普政府需巩固技术领先地位，进一步加强出口管制，并与盟友合作建立更加严格的全球技术管控机制。同时，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提供云计算补贴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扩大美国技术在“全球南方”的应用范围。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libproxy1.nus.edu.sg/united-states/america-winning-race-global-ai-primacy-now>

编译：张振

6、美国《政客》：特朗普的胜利为其支持者带来强心剂，同时也将面临众多挑战

1月21日，美国《政客》(Politico)网站刊登其评论编辑杰米·戴特默(Jamie Dettmer)撰写的文章《就目前而言，胜利主义在华盛顿盛行》。文章描述了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就职典礼及其政治意义，并分析特朗普主义复兴背后的氛围及挑战。其一，特朗普的政治回归令其忠实支持者欢欣鼓舞，他们将特朗普连任视为对现有自由派秩序的颠覆。这些支持者期待“特朗普 2.0”能扭转方向，推行保守

主义政策，包括反对多元化和环保补贴、限制移民以及加大化石能源开发力度。支持者的狂热情绪不仅表现在就职典礼现场，更体现在对现有政治“敌人”的强烈对抗上。其二，特朗普联盟显著扩大，吸引来自科技和金融界的新支持者，但这也埋下了潜在矛盾。特朗普忠实核心支持者担忧“新加入的精英”可能削弱运动的核心价值，而联盟内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尽管目前特朗普领导地位稳固，但未来如何平衡各方需求仍然不确定。其三，尽管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据压倒性优势，但众议院仅以微弱多数掌控，这种政治格局为特朗普政府推行大规模改革带来挑战。同时，特朗普尚未面临内部联盟之间的抉择压力，但这种平衡可能随着政策议程推进而逐渐难以维持。文章总结，特朗普的胜利为其支持者带来强烈的“复仇”心理，但其未来政策推行和联盟整合注定面临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riumphalism-reigns-us-washington-for-now-inauguration-donald-trump-us/>

编译：宋琳琳

7、美国《外交事务》：特朗普能否在乌克兰和加沙问题上达成真正和解

1月21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客座研究员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的文章《结束战争很难：特朗普能否在乌克兰和加沙问题上达成真正和

解》。文章认为，结束俄乌和巴以冲突是特朗普上台后的首要任务，但此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普京和内塔尼亚胡的配合。文章强调，战争的本质在于交战双方对相对实力的理解，战场上的实际情况随着时间推移会促使双方对自身及对手能力作出新评估。如果能够在对彼此利益的现实评估基础上达成解决方案，就有可能实现和平。然而，这些解决方案的持久性仍取决于细节及其执行方案。文章认为，美国在乌克兰和中东的核心利益是拯救乌克兰、保护以色列、遏制伊朗和挽救巴勒斯坦。乌克兰方面，特朗普可能需要寻求一个允许俄罗斯控制已占领领土，同时为乌克兰保留独立的解决方案，以促成持久和平。加沙问题上，只有通过超越近期停火协议，实现对加沙的长期治理与稳定，才能取得真正地区和平。以色列需要考虑在当前政治环境中做出妥协，而特朗普政府将面临与拜登政府相似的挑战。文章强调，乌克兰和巴以冲突都有可行的解决方案，而其实现将取决于相关政治家意愿和决策。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ending-war-hard-d-o-trump-gideon-rose>

编译：熊梦溪

8、《外交政策》：特朗普上任第一天的贸易行动

1月21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记者基思·约翰逊(Keith Johnson)的文章《如何解读特朗普上任第一天的贸易行动》。

文章分析特朗普上任第一天签署的贸易行政命令及其潜在影响。行政令大部分内容都针对中国，特朗普下令评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认为中国未遵守协议，并威胁施加惩罚性关税。他还计划扩大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调查，特别是针对中国通过第三国绕开特定关税的行为，以及廉价汇率、产业补贴、倾销、知识产权盗窃等，并利用其权力征收关税。行政命令还要求加强立法努力，以剥夺中国当前的优惠贸易关系。此外，特朗普还计划对中国部分关键技术实施进一步限制。除了针对中国的措施外，行政命令还包括对可能操纵货币以获取贸易优势的国家进行调查，审查海关小额贸易规则以填补关税漏洞，以及扩大拜登时代对技术出口的限制。特朗普尤其关注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扩大的问题，试图将其定义为国家安全风险，为实施全球关税铺平道路。文章最后表示，特朗普试图通过进口关税重新平衡与全球贸易关系，这些谈判可能达成重大贸易协议，但也可能引发对全球贸易和增长的新威胁。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1/21/trump-executive-orders-trade-tariffs-china-mexico/>

编译：张思薇

9、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特朗普的监管清理并不容易

1月20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刊登其经济研究、监管与市场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李坦（Robert E. Litan）

与纽约大学法学院杰出驻校学者和兼职教授彼得·谢恩（Peter M. Shane）文章《特朗普的监管清理并不容易》。文章认为，特朗普在 2024 大选中的一贯主张是的摧毁深层政府；同时，当前联邦法律监管的事项与范围的确十分复杂且庞大，这给特朗普成立为政府效率部（DOGE）提供机会。但特朗普尝试对联邦监管的清除将面临下列困难：一是来自联邦法院的判决阻力。历史上的西弗吉尼亚州裁决等限制特朗普进一步去监管化举措；同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在去监管化问题上的诉讼表现不佳。二是联邦政府与地方司法机关，特别是蓝州司法机关之间的斗争。这将限制特朗普政府对监管的“撤销”行为。三是国会将成为限制特朗普清除监管的重要行为体。历史上国会极少通过放松监管的法案，在当前两党高度分裂情况下，来自少数党的阻挠与压力将限制特朗普政策行为。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特朗普可能采取的策略有重视非重要的规则、撤销重要监管规则且恢复第一任期内行政令以与下级法院对抗等。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rumps-regulatory-housecleaning-wont-be-easy/>

编译：张成昊

10、美国《外交事务》：美国战略的奇特延续性

1月20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的

文章《特朗普-拜登-特朗普外交政策：美国战略的奇特延续性》。文章认为，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将采取与拜登截然不同的外交策略，实际政策在多个关键领域却表现出显著延续性。首先，特朗普重返总统职位后，承诺恢复“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强调硬实力与实用主义，尤其在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上。与此相对，拜登则更注重多边合作与盟友关系，特别在气候变化与民主价值观的推广上。然而，拜登在对华政策、对俄制裁及对乌克兰的支持等方面，实际上延续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政策框架。其次，尽管两位总统在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受到深层次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驱动。这些根本因素使得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一致的战略目标。此外，国会的外交政策制定与执行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国会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总统的外交决策，从而确保政策延续性。最后，尽管特朗普执政可能会带来某些显著的政策变化，文章强调，这些变化仍会受到美国核心利益与价值观限制，反映美国外交政策深层结构与稳定性。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trump-biden-trump-foreign-policy>

编译：陈露娴

11、美国《国家利益》：特朗普第二任期仍存在与高级官员外交政见不和的可能

1月21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n Ideals PAC）创始人兼主席马颖（Ying Ma）的文章《特朗普的任命能否帮助他停止无休止的战争？》。文章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仍存在与高级官员外交政见不和的可能，因其以停止“荒谬的、无休止的战争”为国家安全议程核心，与共和党建制派外交方针相悖。以新政府首位确认官员鲁比奥为例，局部战争上，鲁比奥在2016年时对伊拉克战争的辩护态度与特朗普相左，尽管后为迎合选民而改变立场，目前也支持特朗普以谈判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的观点，但其帮助特朗普阻止下一场无谓战争的能力和意愿仍存疑。中美关系上，特朗普第一任期虽在经贸领域对华强硬，但从未对台湾问题表露兴趣，不愿升级紧张局势或挑起武装冲突。相反，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则以台湾问题挑衅中方，暗中破坏特朗普议程和政府。鲁比奥亦支持台湾独立，虽暂无蓬佩奥般阳奉阴违迹象，但高级官员与总统意见相左或再次造成内部混乱。因此，任命真正认同特朗普外交政策观点的国家安全官员将对其第二任期至关重要。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ll-trumps-appointees-help-him-stop-endless-wars-214471>

编译：孙钰涵

12、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特朗普应更加关注国内经济问题

1月22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刊登有效公共管理中心治

理研究主席威廉·高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和高级研究员伊莱恩·卡马克（Elaine Kamarck）评论文章《特朗普的第二次就职演说：移民、文化和冲突》。文章认为，特朗普就职演讲是对非法移民和社会保守派所憎恶的美国文化的全面攻击。针对非法移民，特朗普承诺在南部边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恢复留在墨西哥政策，结束捕捉和释放，向南部边境派遣军队，并将墨西哥卡特尔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在文化层面，特朗普承诺要发动一场“常识革命”，只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结束试图将种族和性别融入公共生活的做法。特朗普在演讲中庆祝共和党联盟获得扩大，但没有向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或是任何前任致敬，也没有向投票给哈里斯的 48.4% 的美国人伸出橄榄枝。文章指出，特朗普必须意识到其成功当选依靠的并不是狂热的 MAGA 支持者，而是摇摆选民，他们认为特朗普提供比对手更好的机会解决特定问题，其中首先是日常生活基本用品的高价格。如果他在移民和文化问题上以强硬派身份执政，可能会巩固自己的忠实支持者基础，但如果他不能降低高物价或恢复经济增长的希望，或将失去摇摆选民。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rumps-second-inaugural-address-immigration-culture-and-conflict/>

编译：李瑾菡

编译：熊梦溪、张成昊、陈露娴、孙钰涵、张思薇、李瑾菡、
宋琳琳、张振、高隆绪、高行健、孙叶秋、刘嘉滨
审核：刘源、郑乐锋、申青青、周武华